

艾格迪·盖尔盖伊 (Egedy Gergely)

民族对抗文明？ “文明国家”的崛起



概述

冷战结束后，获胜的“西方”得出结论，其价值观是有普遍意义的，而且长期而言这也会为其称霸世界打下基础。然而，这种假设受到了所谓“文明国家”崛起的根本质疑，甚至可能遭到驳斥。（将自己定义为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国家，并尝试复兴其往日帝国的传统。）首先本研究旨在突出最重要的文明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的主要特征，然后指出，与上述自信的国家相比，“西方”文明必须面对严重的威胁其生存的内部问题。作者的结论是，“西方”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其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观点，但与此同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独特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西方霸权、文明国家、地缘政治、否定文化

导论

帝国时代会在21世纪再次到来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1648年），在公民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帝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逐渐被民族国家所取代。本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崩溃的同时，寻求恢复昔日帝国历史并在自身文明遗产基础上发展的国家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角色。在赢得冷战后，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没有人能够质疑其主导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与此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印度、俄罗斯或土耳其越来越强烈地拒绝西方式的民主结构和市场

艾格迪·盖尔盖伊博士 (Prof. Dr. Egedy Gergely) 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服务大学 (egedy.gergely@uni-nke.hu)。

经济，以及普遍人权的理念。一个独特的历史发展是，在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西方不兼容性的想法的同时，上述国家将自己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独特的文明。西方能否应对这一挑战？传统民族国家的机会有多大？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全世界带来了健康和经济危机，也带来了文明危机。

文明传统的重要性

1947年3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文明是历史最重要的因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阶级。他被杂志编辑部称为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然而，遗憾的是，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中，强调文明的关键作用的想法却被束之高阁，就连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99）在1996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著作《文明冲突》中也很少提到汤因比。但是伊恩·霍尔（Hall, 2018）在其有趣的研究中指出，应该有充足的理由提到他，因为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文明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急剧增加，这是很难质疑的。2015年巴黎发生恐怖屠杀事件后，著名记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15）不无理由地写道，这些事件“缩小了‘质疑’文明冲突’观点的空间”。引起了广泛关注的对亨廷顿理念的第一个非西方反应是1998年新加坡基肖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的著作，他在该著作中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亚洲人会思考吗？”许多人将他称为“亚洲汤因比”，这绝非巧合。

也许世界秩序转变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在非西方世界，所谓的“文明国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国家的合法性不是基于一个国家，而是基于自己的文明遗产。众所周知，在西方民主运作是国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对于文明国家来说，民主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国家应该捍卫文明，这项工作的成功本身就保证了公民的忠诚。也可以这样说，文化在这里比政治更为重要；这些国家利用历史使自己合法化。根据多位亚洲学者的说法，文明国家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拥有政治权力，而且拥有非凡的道德权威——这与西方国家类型不同。

文明国家的概念已经在专业文献中出现了十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Coker）在其2019年的著作《文明国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中做了最新、最全面的总结。他强调对西方自由普遍主义的压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内容，突显了文明的分界线，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在地缘政治中，地理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降低，而文化和文明方面的重要性增加。科克有理有据地指出，尽管文明国家有许多不同的特征，但它们都在一件事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拒绝西方普遍主义。西方文化都被描绘成一股破坏性力量：在中国用一种难以解释的方式不允许展示教堂音乐作品，如亨德尔的《弥赛亚》或威尔第的《安魂曲》，而在俄罗斯，Netflix也被视为颠覆性的（Coker, 2019:170-177）。

在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得出结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竞争的理念可能会导致比传统的国家之间的斗争更危险的冲突。

然而新的事态发展不仅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也受到了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关注。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8月法国外交人员年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秩序和我们应对的思维。”(大使会议,2019年)。他强调,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由西方(18世纪是法国,19世纪是英国,20世纪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新大国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被低估。这种低估却是错误的。法国总统继续说道:“我们知道,文明也会没落,目前这种危险正威胁着欧洲。”。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适应。

中国:文明国家的经典范例

中国完全能够被认为是一个希望以国家形式登上国际舞台的文明。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2011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浪潮:文明国家型的崛起》(The China Wave: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一书中自豪地强调(但鉴于该书的巨大成功,也有多个英文版本),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与现代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照搬西方模式将是致命的。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就像改革倡导者邓小平以来所做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从1979年到2011年第一本纪念邓小平的书出版,中国的GDP增长了18倍!作者解释说,西方专家早就预言了中国制度的失败,但他们并不正确:预言失败了,而不是中国。在文章中他认为,中国文化对强大和统一国家的承诺挫败了该国的领土分裂,西藏或维吾尔人居住的新疆的分裂。作者明确地得出结论,成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成功,也是一个文明的成功。文明国家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不遵循任何模式,因为它建立在自身遗产的独特特征之上,虽然能够向他人学习,但它保留了自己的身份认同(Zhang, 2011:49-50)。因此,它不需要西方的认可。正如“《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的认可,孔子也不需要柏拉图的认同,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不需要美联储的批准。”相反,张维为教授认为,孙子的著作将影响西方的军事思想,全人类可以学习孔子的思想,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可以为美国提供重要的前车之鉴。与不断寻求进步和变革的西方不同,“中国浪潮”是基于中国祖先的智慧,其崛起也得益于此。当然,这是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英国人马丁·雅格斯(Martin Jacques)已经在2009年他的一本关于中国崛起的畅销书中详细阐述,西方关于中国的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完全不理解中国。

儒家思想无疑在这一遗产中起着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强调儒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无疑是与共产党之前方向相比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在2017年将基于一党制的儒家列宁主义的模式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和谐——这与北京领导层在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内部政治稳定的努力是一致的。过快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儒家思想在缓解这些不平等现象方面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就连张维为（Zhang, 2011:9-10）也承认，贫富矛盾的尖锐化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隐患之一。被张教授视为精神导师的邓小平也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中国的学校也教授孔子的学说。我们应该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当然在几个重要方面也重新评估了孔子的原始教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新身份不再与19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因为那只会带来耻辱，而是与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中国当时可以将自己视为一个帝国。对中国人自尊造成最严重伤害的是英国发起的所谓鸦片战争（Coke, 2019:107）。北京方面将外界批评描述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全球主义”，并予以拒绝，甚至声称批评人士希望让中国回归半殖民地状态。甚至在北京的一些圈子里，不仅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独特而特殊的国家，而且说它在道德层面上优于外部世界的“野蛮人”。这个想法也是基于古老的传统。下面的说法也是这种想法的一部分：中国做为大国，也和其他大国不同，没有任何扩张的意图（Coke, 2019:118）。张维为（2011）的意思也是同样的。他提到，他的国家将孔子的和谐理念延伸到国际体系。虽然西方文明“危险”，但中国基本上是和平的。然而，中国外交学院的梁晓君教授（2016）却以令人想象翩翩的方式强调“中国注定要领导，但还没有准备好。”

具有欧亚魅力的俄罗斯

今天的俄罗斯也显示出文明国家的迹象。莫斯科将俄罗斯定义为一种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文明，而是两者的特殊“欧亚”混合体。这个想法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欧亚”路线，以尼古拉·特鲁贝基（Nikolay Trubeckoj）和彼得·萨维奇（Pjotr Szavickij）等名字为标志。这种路线出自于本世纪上半叶认为俄罗斯文明将把欧洲和亚洲统一起来的想法。或者说，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身份（Szilágyi, 2019）。“欧亚主义”的倡导者实际上借鉴了“斯拉夫主义者”尼古拉耶维奇·达尼列夫斯基（Nikolayevich Danilevsky）的观点，即欧洲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Szilágyi, 2019:25-15）。俄罗斯比中国更有理由称为“中央帝国”，这一观点指出，占领欧亚大陆脊梁的俄罗斯不能被解释为一个民族国家，只能被解释为一个文明和帝国（Szilágyi, 2019:19）。普京总统回溯到这一传统观点，强调他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就像它的前身拜占庭一样，兼容并蓄了东方和西方的元素。普京强调，民族主义者还必须明白，通过质疑俄罗斯国家的“多民族性质”，他们正在威胁我们的“基因密码”，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注意（瓦尔代国际讨论俱乐部，2012年）。这种看法还包括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俄罗斯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将不再是一个文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彼

得大帝将俄罗斯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企图尤其有害。)

东正教在俄罗斯文明的国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莫斯科主教直接称普京为“上帝的奇迹”。旅居英国的俄罗斯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帕斯图科夫(Vladimir Pastukov)认为,普京复兴了俄罗斯救世主义的理念—这是俄罗斯文化准则的基本要素(Coke, 2012:122)。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是普京的前顾问,也是俄罗斯外交扩张政策的著名思想家。他深信,没有帝国,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他强调,“只有充分了解俄罗斯社会的特征,同时研究现在和过去,才能考察俄罗斯地缘政治学。”(2012年成立的亲普京的“欧亚”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也代表了这一观点,该俱乐部质疑独立乌克兰的存在合法性。)杜金表示,西方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只被俄罗斯保留。他说,我们必须面对西方,否则就会灭亡。因此可以说,俄罗斯领导层打算将拒绝西方作为俄罗斯身份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学者列夫·古德科夫(Lev Gudkov)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人的胜利描述为对整个西方的胜利,而不仅仅是对希特勒帝国的胜利(Coke, 2012:12)。然而罗杰·科恩(Roger Cohen)的观点颇有道理,他认为中国从“可能胜利者”的位置,而俄罗斯却从“失败者”的位置来挑战西方(Coke, 2012:185)。

对阿塔图尔克的诅咒

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正在寻找一条回到昔日奥斯曼帝国的道路。安卡拉明显在创建“文明国家”和强调反对欧洲文明方面表现出色。本着拥抱帝国历史的精神,他彻底拒绝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遗产,即建立一个现代世俗的土耳其国家。作为世人皆知的路线分裂的象征性姿态,1934年被阿塔图尔克(Atatürk)辟为博物馆的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于2020年7月改建为清真寺。还有什么能比土耳其宗教事务部长艾尔巴斯(Erbas)在这座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时期曾被改作清真寺的教堂讲坛上间接但毫不含糊地诅咒阿塔图尔克更具象征意义的信息呢(Zaman, 2020)?莫斯科东正教大主教基里尔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要求不要改变这座属于世界遗产一部分,具有1500年历史的建筑的现状,但他们的呼吁无功而返。

然而这种固执并不令人惊讶。安卡拉不再想成为欧盟成员国——相反,它不再只是在移民问题上要挟欧洲,而是在威胁欧洲。由于海牙政府不允许两名土耳其部长参与土耳其社区的活动,埃尔多安称海牙政府为“纳粹”,他告诉居住在荷兰的土耳其人:“你们不能只生三个孩子,而要生五个孩子,你们将是欧洲的未来。”(Darroch, 2017)欧洲的观点不再重要:安卡拉指责欧盟对其在希腊群岛沿岸勘探天然气的行为持殖民者的态度。埃尔多安的信徒认为西方仍受以前反伊斯兰十字军精神的驱使。土耳其总统还攻击了联合国,宣称安理会成员国无法掌控世界(《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重组》, UN Security Council Needs to be Restructured, 2021年)。外交部长梅夫吕特·卡沃苏格鲁(Mevlüt Cavosuglu)走得更远,呼吁“恢

复圣战”状态（Hurriyet Daily News，2017）。

印度：对尼赫鲁和甘地的否定

与土耳其领导人一样，纳伦德拉·莫迪政府也谴责现代印度的创造者，尤其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因为他们信奉社会主义等西方概念，而不是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遗产上进行建设。但他对印度国民大会传奇领袖甘地宣扬忍耐的精神遗产也不抱有反感。莫迪领导的政党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以来一直统治印度，人民党强调文明，采取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立场，并试图将其对手国民大会描绘成一股“西化”的力量。在这届政府统治下，英国式的民主遭到了严重破坏，虽然这种民主的要素也被包含在具有英国精神的宪法中。这方面的一个显著迹象是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歧视。2019年，《选举法》进行了修订，使得从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逃往印度的佛教徒、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可以迅速获得印度公民身份，但穆斯林却不能得益（Reuters，2019）。在张教授看来，印度体制的民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原因（Zhang，2011:139）。

印度的文明当然比中国的文明更为矛盾，因为它有许多宗教、许多民族、许多语言，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印度教的基础上，我们也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文明。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和外交官、前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奥克塔维奥·帕兹（Paz，1985）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评论，印欧裔印度是“西方的对极”，实际上是它的“镜像”。20世纪60年代在德里工作的帕兹认为，印度不是在试图影响历史，而是在尽可能地避开历史。关于现今印度政府，这种几乎已经不可能成立。莫迪已经在2014年印度大选时宣布：“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他还表示，作为印度教文明的守护者，他还对世界各地的印度侨民寄予希望。

西方和“否定文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欧亚大陆的“文明型国家”在定义其根源和身份方面没有问题，事实上，这是它们的主要资源。但我们能对西方说同样的话吗？几乎不能。

在西方眼中，中国和俄罗斯是当前的主要威胁，但西方领导人往往忘记了自己的文明中也存在着许多尖锐的矛盾。虽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自由主义在1989年取得全球性胜利的预测完全失误，但他非常清楚西方文明的内部问题。

因此他在其作品《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后记《最后一人》中不无道理地警告说，西方政治制度的生存困境大多只在外交政策层面上得到处理，而它受到的内部威胁却不亚于敌对势力（Fukuyama，1994:410）。

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完全体现了这些运作混乱，2020年5月后浪起云涌的“黑命贵”运动也可以包括在这些危机现象中。他们推倒名人塑像，试图将过去与现在分割，从而明确地向西方文明的传统宣战——这些传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

文明都保存了更多民主元素。得到广泛支持的“黑命贵”运动让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想起了中世纪晚期所谓的千年弥赛亚教派,因为这个运动和这些教派一样,以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寻求世俗的救赎和完美的社会(Gray, 2020)。“社会正义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 SJW)坚信,摧毁旧文化,也就是西方文化足以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时间。格雷认为,他们的运动也与布尔什维克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后者有明确的目标和想法,而他们没有任何设想。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新鲜:许多美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西方文明的非法性(Egedy, 2016:62-66)。福山(Fukuyama, 1994:471)写道:“现代思维并不能阻止未来会有一场针对自由民主的虚无主义战争,而且恰恰会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发动这次战争”。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黑命贵”运动“自我意识已觉醒的”追随者已经将为了捍卫西方文明而公开道歉视作一种强制性规范。

因此,当今西方文明最严重的问题是与自身的分裂——最近去世的罗杰·斯克鲁顿(Scruton, 2005)创造性地将其定义为“否认文化”(cancel culture)。“非西方世界”致力于探索文明遗产,并将其置于中心地位,而在西方则期望否定将我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传统。就好像西方正在牺牲自己的文明来换取一种其他人都不需要的普遍主义…当然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文明的年代,这种态度大大削弱了我们文明的抵抗能力。因此改变方向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必须依靠自己的遗产,放弃以自己的设想塑造世界的想法。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虽然你的文明极其丰富,但并不具有普适性。

文明, 可以做为民族的替代?

马克龙在讲话中有理有据地说,文明国家比旧的欧洲国家有更大的主动权。印度执政党人民党总书记宣称,“从现在起亚洲将统治世界,这将改变一切,因为我们这里有文明,而不是民族。”这当然是一句关键的话:矛盾的是,他让文明与西方国家相关的各民族对抗。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文明的概念是在18世纪时欧洲创造的。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地认为,对多重文明的使用可能意味着对单一文明使用的排斥。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实际上与西方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真正的民族只在这个圈子里形成。肯定有人会问,关于文明的提法是不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定伪装形式。无论如何肯特大学教授阿德里安·帕布斯特(Pabst, 2019)认为,这些国家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混合主义:他们在国内强调和保护民粹主义,而在国际舞台上则是他们的文明。需要补充的是,文明国家的进攻性行动显然对传统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

过去的两个世纪是属于民族国家的,难道未来将属于文明国家吗?众所周知,今天的民族国家面临着几个挑战:一方面来自大型超国家一体化,另一方面来自在帝国框架内筹划的国家。完全有理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欧盟本身难道不是在一条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道路上前进吗?(张维为在《中国浪潮》中写道,“如

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斯克鲁顿（Scruton，2005:170-173）说的没错，民族国家不是社会成员身份的唯一可能来源，但毫无疑问，尽管有种种缺陷，这还是与我们犹太基督教文明遗产最有机的联系，而且提供了最能确保个人尊严的社会模式。因此我们有理由保护支撑着各个民族以及我们匈牙利民族的西方文明。

备注

- ¹ 阿诺德·汤因比，《时代》周刊封面（Arnold J. Toynbee, 17 March, Time (TIME Magazine Cover) <http://content.time.com/time/co-vers/0,16641,19470317,00.html>）下载于：2021年10月29日
- ² 《中国浪潮》第三章：中国文明国家的发展，张维为上述著作，第47-82页
- ³ 张维为上述著作第3章（美联储是美国具有央行作用的机构）
- ⁴ 西拉基在上述论文第25页上引用自杜金。杜金可能最重要的著作是1997年首次出版的《地缘政治》一书，匈牙利语版本：A negyedik politikai eszme, Kvintesszencia Kiadó, Debrecen, 2017.
- ⁵ 然而让我们补充一点，西方对俄罗斯人不像对中国那么遥远和陌生——这就解释了所谓的“西方”传统为什么一直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 ⁶ 引用自玛卡耶斯（Macaes），布鲁诺（Bruno）：《文明国家的进攻》The Attack of the Civilization-State, Noema, June 15 2020, <https://www.noemamag.com/the-attack-of-the-civilization-state/>. 下载于：2021年10月29日

参考文献

- Coke, C. (2019):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文明国家的崛起》Polity Press, Cambridge.
- Darroch, G. (2017): *Netherlands „will pay the price” for blocking Turkish visit*《埃尔多安：荷兰将为阻止土耳其人的访问将“付出代价”》Erdogan, The Guardian, 12 March,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r/12/netherlands-will-pay-the-price-for-blocking-turkish-visit-erdogan>.
- Egedy, G. (2016): *Az Egyesült Államok kulturális identitása*《美国的文化认同》In: Pogrányi Lovas Miklós (szerk.) *Konzervatív reneszánsz az Egyesült Államokban, Századvég*
- Fukuyama, F. (1994): *A történelem vége és az utolsó ember*《历史的终点和最后一人》ford. Somogyi Pál László, Európa
- Gray, J. (2020): *The woke have no vision of the future*《被唤醒的人对未来没有远见》Unherd. <https://unherd.com/2020/06/the-woke-have-no-vision-of-the-future/>
- Hall, I. (2018): *Clashing Civilizations: a Tonybeeian Response to Huntington*《文明冲突：汤因比对亨廷顿的回应》<https://www.e-ir.info/2018/04/18/clashing-civilizations-a-toynbeeian-response-to-huntington/>
- Huntington, S. P. (1999): *A civilizációk összecsapása és a világrend átalakulása*《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变化》Európa
- Jacques, M. (2009):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Allen Lane, London
- Kissinger, H. (2014): *World Order*《世界秩序》Allen Lane, London
- Liang, X. (2016): *China is destined to lead, but not ready*《中国注定要领导，但尚未做好准备》EastAsia Forum, 13 September, 2016,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6/09/13/china-is->

- destined-to-lead-but-not-ready/
- Macron, E. (2019): Ambassadors' Conference 《大使会议》 <https://lv.ambafrance.org/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by-M-Emmanuel-Macron-President-of-the-Republic>
- Mahbubani, K. (1998): *Can Asians Think?, Understanding the Divide Between East and West* 《亚洲人会思考吗? 了解东西方之间的分歧》 Times Media Public Limited, Singapore
- Macaes, B. (2020): The Attack of the Civilization-State 《文明国家的进攻》. *Noema*. 2020年6月15日 <https://www.noemamag.com/the-attack-of-the-civilization-state/>
- Pabst, A. (2019): China, Russia and the return of the civilisational state 《中国、俄罗斯和文明国家的回归》. *New Statesman*.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2019/05/china-russia-and-the-return-of-the-civilisational-state>
- Putin (2013): *Putin at the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普京出席瓦尔代国际讨论俱乐部会议2013年9月20日》 <https://russialist.org/transcript-putin-at-meeting-of-the-valdai-international-discussion-club-partial-transcript/>
- Paz, O. (1985): *One Earth, Four or Five Worlds: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一个地球, 四或五个世界: 当代历史反思》 Carcanet
- Rachman, G. (2015) Do Paris Terror Attacks Highlight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巴黎的恐怖袭击是否突显了文明冲突?》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96b9ed08-8c46-11e5-a549-b89a1dfede9b>. 2015年11月16日
- Reuters (2019): *The New Indian Citizenship Law „discriminatory” against Muslims* 《印度新公民法对穆斯林的“歧视”: 联合国, 路透社》 UN, Reuters, 13 December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citizens-un-idUSKBN1YH145>
- Scruton, R. (2005): A Nyugat és a többi, in: Roger Scruton: *A nemzetek szükségessége* 《西方和其他国家》 摘自斯克鲁顿《民族的必要性》 ford. Pásztor Péter, Helikon
- Szilágyi, I. (2019): Az orosz geopolitikai gondolkodás. Áttekintés 《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思考》 *Geopolitikai Szemle*, I. évf., 2019/1.
- Turkish FM warns of „religion wars” in Europe in remarks on Dutch elections 《土耳其外长在关于荷兰选举的讲话中警告欧洲“宗教战争”》 Hurriyet Daily News, March 16 2017,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ish-fm-warns-of-religion-wars-in-europe-in-remarks-on-dutch-elections---110874>
- UN Security Council Needs to be Restructured (2021): Erdogan 《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重组》 22.09.2021. <https://www.aa.com.tr/en/turkey/un-security-council-needs-to-be-restructured-erdogan/1981988>
- Zaman, A. (2020): Istanbul's Hagia Sophia holds first Friday prayers since reconversion to mosque 《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重建清真寺以来的首次周五祈祷》 *Al-Monitor*,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0/07/turkey-hagia-sophia-muslim-prayers-mosque-controversy.html>
- Zhang, W. (2011): *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 《中国浪潮: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Hackensack